

中
国
当
代
作
家
论

谢有顺
主编

苏童论

张学昕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
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张学昕
著

苏童论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童论 / 张学昕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9.7

(中国当代作家论)

ISBN 978-7-5212-0409-4

I. ①苏… II. ①张… III. ①苏童 - 作家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1676 号

苏童论

总 策 划: 吴义勤

主 编: 谢有顺

作 者: 张学昕

出版统筹: 李宏伟

责任编辑: 杨新月

装帧设计: 联合利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9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409-4

定 价: 4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
国
当
代
作
家
论

谢有顺

主
编



■ 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吉林大学，获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当代文学研究、评论文章三百余篇，出版有《真实的分析》《唯美的叙述》《话语生活中的真相》《南方想象的诗学》《穿越叙述的窄门》等十余部专著。曾获第三、四、五、六、九届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度优秀论文奖。2008年，获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

主编说明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约我写文学史。很多文学教授，都把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当作毕生志业。我至今没有写，以后是否会写，也难说。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学史合同在我案头，我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没有签。曾有写文学史的学者说，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就没办法写。

何以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未必懂得鉴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举大家熟悉的胡适来说，他写了不少权威的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

《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更多是概念上的认识。但我觉得，审美的体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创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说，文学写作“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这种灵魂的赤裸呈现，若没有审美理解，没有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它。

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贾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不久前阿来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

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文论也独树一帜。许多批评家会写诗，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就会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与评论必然相互影响。

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

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重识作家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重新强调作家论的意义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作家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1920—1930年代，作家论就已经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写的作家论，影响广泛。沈从文写的作家论，主要收在《沫沫集》里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以作家论写作闻名。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也是作家论。只是，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

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

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极富价值。

为此，作家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这套规模宏大的作家论丛书。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选取了五十位左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又分别邀约了五十位左右对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评家作为丛书作者，分辑陆续推出。这些作者普遍年轻，锐利，常有新见，他们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以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代文学写史、立传。

我相信，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谢有顺

2018年4月3日，广州

目 录

引论 苏童的写作，南方想象的诗学 / 1

第一章 苏童小说的写作发生

第一节 童年生活与小说写作 / 22

第二节 苏童小说写作的外国文学影响 / 33

第二章 苏童小说的母题

第一节 对“历史”的诗意描摹 / 43

第二节 家族之罪与苦难渊薮 / 48

第三节 逃亡：生命的仪式与狂欢 / 56

第四节 “性”象的颓败 / 62

第三章 苏童小说人物的美学谱系

第一节 “城北地带”少年血的黏稠 / 74

第二节 孤独“红粉”的剩余想象 / 86

第四章 苏童小说的叙事形态

第一节 “先锋”中的“另类”书写 / 98

第二节 “古典性”和“抒情性”的张力 / 103

第三节 “时间感”与小说叙事 / 110

第四节 灵动的文学意象 / 118

第五章 苏童短篇小说论

第一节 叙事策略与唯美形态 / 129

第二节 “叙述”对“记忆”的精微表现 / 137

第三节 结构和语言的力量 / 141

第六章 论苏童的散文创作

第一节 沉潜的神韵 / 151

第二节 返观内心的言说 / 155

第七章 苏童的唯美写作及其意义

第一节 当代作家的唯美写作 / 162

第二节 苏童小说写作的“灵气” / 172

第三节 苏童小说的叙述语言 / 188

第四节 《碧奴》——经典的唯美文本 / 202

第五节 唯美，永远的寻找 / 212

第八章 重构“南方”的意义

第一节 独具精神意蕴的“南方” / 217

第二节 历史、人物、精神 / 225

第三节 实感和感悟的丰厚重组 / 232

苏童文学创作年表 / 243

参考文献 / 290

引论 苏童的写作，南方想象的诗学

一

我相信，熟悉或喜爱苏童小说的人，都会在当下这个被许多人称之为“文学式微的时代”或者“技术主义时代”惊异于他的写作状态或叙事立场，惊异于三十余年来他对自己写作方式和品质特立独行的坚守。回望他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或者说，会为他梳理出一条精彩而自然的文学、精神活动的轨迹：他极其自我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先锋状态，超越浮躁、焦虑、复杂的九十年代写作现场，翻过自身种种写作困境的栅栏，以自己的小说成就，构筑了自己独特而厚实的文学文本世界，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建立了近乎经典的具有浓厚唯美品质的写作范例。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苏童身上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作家成长、变化和成熟并创造自己独特小说美学、创造文学奇迹的现实，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二十世纪末和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的精神状态、艺术创新、文学变革，以及作家苏童以自身的文学实践、与生俱来的艺术敏感，铺展、繁衍自己极富个性的文学世界，并与世界文学真正对话的智慧和勇气。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世纪之交的复杂、动荡的文学风云变幻中，苏童在文坛上偏安一隅，虽曾裹挟于“先锋潮流”之中，却又超越、远距于种种所谓“运动”“叙述成规”之外，虽具

“先锋”气度，却又不失“古典”风范。尤其是他对现代小说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使汉语写作中文学叙述的“陌生化”所产生的表意效果，更接近文学的审美本性。他没有许多作家面对多变的文化现场、时代生活时所表现出的“影响的焦虑”和“表意的焦虑”。实际上，在他写出《妻妾成群》《南方的堕落》《红粉》之后，他就已经脱离了文学史家为他界定的“先锋小说”的范畴，进入一种非常具有古典气质的写作情境和状态。在此后大量的短篇小说写作中，他追求着精妙而质朴、深邃而瑰丽、梦幻而细腻的小说品质，融中国传统写实和西方现代叙述技巧于一炉，使短篇小说的艺术形态、文体焕然一新：精致、纯粹而想象力丰盈。

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仿佛一次次地“回家”，回到“过去”，回到记忆，回到生活本身，也回到想象的天空。有时又如同一次次远足旅行，在写作中被人物或故事牵引着作陌生而神秘的游历，进行着一次次精神的还乡。苏童在有意与无意之中体现出对“文学边缘化”时期严肃文学艺术创造活动的执着坚守和捍卫。他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用内在的激情与文学信仰，维护了文学本身的尊严和力量。其作品浓郁的“古典主义”意味，就是对当下“工具理性主义”“技术主义时代”的一种疏离和超越。写作，既丰富着他自己的心灵，也承担着人文理想和美学价值，为读者的心灵世界提供精神、文化食粮。一句话，苏童的写作是为了建立普遍的精神良知。因此，我们说苏童有两个心灵世界：一个用来应付日常生活，一个用于幻想从而沉浸另一个世界。我们在这后一个世界里，看到了其小说艺术的独特魅力。

相对于他的同时代作家，包括与其一起“出道”且成就斐然的作家，苏童似乎更倾力于小说艺术自身的“微言大义”和汉语写作所可能产生的语境或情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下喧嚣的文坛，他实际上是最“边缘化”的一个，所以我们说，这些年来，苏童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对小说艺术的执着追求及其写作的姿态，始

终没有大的起伏和波澜，苏童智慧地在写作中区分和处理了现实和现实感的差异，在享受写作的个性自由的同时，在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中，进行着自己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写作。苏童这一代作家的文学写作，代表了一种巨大的历史转变，他们不仅打破了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重新创立了一种更具美学意蕴的文学话语，而且，更多地回归到个人的才情和美学追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文学话语轻松地越过简单的“社会意义与价值”的层面，摆脱了小说仅仅是抽象的思想分析的对象和“社会文化批评”研究的对象的尴尬境地，而进入美学的、修辞的领域，进入丰富的文学表现、文化历史的层面。即使将苏童的写作历程及其作品放到当代世界小说创作的格局中，我们仍会强烈地感觉到，他小说所呈现出的对中国现代、当代生活的开放性和隐秘性，以及对于现代小说元素富于优越感的深入弘扬，体现出他以自己的方式和对文学的理解，积极参与当代小说写作历史转变的诚恳和率真；同时，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个作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与众不同的禀赋、气质、想象力、语言方式、风格类型。我们感受到他小说艺术从现代重返古典、从先锋抵达浪漫的微妙变动。特别是，面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时代商业、消费意识、倾向的喧嚣所带来的审美错乱，苏童在三十多年的写作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立品质，并以其卓越的感受力、惊人的想象力、独特的表现力，对历史和现代生活、对人性深入参悟。从故乡小街、小镇的实景百态，到三十年代的深宅秘闻，到王朝帝王、草根平民的传奇生涯，透过他的小说意欲展示的，就是现代人心底深处的一种精神体验。他以江南的类似于美国作家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的在地图上没有邮票般大小的“香椿树街”“城北地带”“枫杨树家乡”为地域半径，创作出无数鼓胀着生命力的或传奇、或平静、或凄艳、或沉郁的故事。其中，无论是人物的酸楚动人、别具意味的命

运，还是文字中发散出的时代气息，都不能不让我们为叙述的睿智和独异的气质而生出崇敬之意。我们很难说，《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端白的命运就是一个“走索王”的命运，《米》中的五龙就是一个充满罪恶感的男人，也无法判定，《红粉》《妻妾成群》等大量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或单纯、或恍惚、或匪夷所思的生命形态是关于人生的简单写意和素描，他们都不是被轻易灌注某种作家个人意志和理念的象征。我想，端白是一种梦想，五龙是一种欲望，秋仪是一种命运，颂莲则是一种苦难，或者说只是一种人生悲凉的化身。他们都在南方的无法逃离的魅人秩序中张扬着或沉溺着。苏童写作的最初动机，或许没有太多对“意义”的寻求或期待，但他对于文学叙述的热情和敬畏，使得他的语言才能获得出神入化的发挥，使他的出色的想象力渗入准确、细致的细节描绘和复杂热烈的情感流动，人物、故事、情绪、色调、节奏和谐而见功力，尤其短篇小说，从未见有断裂游离之感。许多篇章通篇叙述质地绵密，激情内敛。我们在他这些年的写作中，看到了一个文学信徒对自己文字的虔诚的经营和快乐的向往。他不断地在写作中放大自己的目光，精练的风格，实验的精神，古典的品质，这些文学气质和劲道赋予今天的苏童，我以为丝毫不为过。我们清楚，在现时的物质文化空间里，一个坚实的作家用心去写小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们阅读苏童写出的这些好小说，也确实是一件令人无比赏心悦目的事情。

苏童说过，“作家可以不要风格，只要你的自由”^①。我想，苏童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要远离自己给自己埋下的文字陷阱，那是一种枷锁或者死亡的形式，他恐惧在风格建立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创造力。实际上，作家的写作永远都处于一种难以避免的矛盾和悖论之中，他在渴望自己风格及其价值的同时又忧虑风格像引力一样限制和操纵自己的写作。苏童也像所有有出息的作家一样，顽强

^① 苏童：《风格的困扰》，《寻找灯绳》，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第 126 页。

地与自己的风格搏斗着，不断地跳出自己语言和叙述为自身编织的罗网而获得艺术的再生。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度过了写作的“青春骚动期”和“膜拜期”之后，写作的狂热、野心和激情一定会衍生出一个自由宽广的创造领域，清晰的现代小说意识，匀称美观的小说结构，饱满自信的语言形状和语感意绪，文字的多重意义和丰富内涵，必然产生深邃无际的艺术魅力。这是作家实现自己写作梦想的前提和基础。苏童就是这样在小说之中、风格之外，为我们建立起一个不同凡响的小说世界和想象空间，使我们得以看到他日臻至境的“南方写作”。

二

我认为，苏童最具个性的文学魅力在于，他的写作和文本中呈现出的南方气质、“南方想象”形态和与之相应的美学风范。这种气质和风范，也成为贯注苏童写作始终的内在底色和基调，形成别具风貌的文学叙事。

这里，需要首先说明或阐释的就是“什么是南方写作”“什么是南方想象”这样较难以界定的概念和问题。无疑，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尤其关于“南学北学”“诗眼文心”等文章、学术风格，在近代、现代就有许多学者对此做过不少的论述。若在文学写作学的意义上进行考察，则需从文化、文学的传统渊源，人文地理的沿革方位，语言与思想的品质，“言语悬殊”等诸多方面入手。对此，学者王德威曾有过一个大致的梳理。在文学的地理上，南方想象自楚辞、四六骈赋起直至明清的声律学说、性灵小品、江南的戏曲丝竹，无论雅俗，都折射出文采斑斓、气韵典丽的风貌，而历来的“南渡、南朝、南巡、南迁、南风”，还有政治、经济诸多因素，都使得南方想象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象征系统。王德威在描述苏

童的创作时特别地强调了苏童写作的南方“民族志学”问题：“检视苏童这些年来作品，南方作为一种想象的疆界日益丰饶。南方是他纸上的故乡所在，也是种种人事流徙的归宿。走笔向南，苏童罗列了村墟城镇，豪门世家；末代仕子与混世佳人你来我往，亡命之徒与亡国之君络绎于途。南方纤美耗弱却又如此引人入胜，而南方的南方，是欲望的幽谷，是死亡的深渊。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了——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① 汪政、晓华认为，“南方写作”，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一批江浙的年轻作家，他们身上洋溢着一股与其他地区尤其是同样活跃于文坛的“陕西作家群”“北京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东北作家群”不同的风味，它自然而然地让我们重新想起南方写作的存在。他们结合江浙作家的写作，将作家与南方文人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突出这种写作中那些怀旧、伤感、精雅、女性化的方式。^②

更为确切地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南方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江南写作”，这似乎是更为具体的一个命名，因为“江南”是有既定概念的，而“南方”则没有一个概念上的准确界定。我之所以使用“南方写作”这样一个称谓，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能在更宽广的范围和意义上理解南北文化造成的文学写作上的差异性。从文化上讲，具有强烈阴性文化色彩的江南传统的形成，是盛唐以降，尤其是宋代以来延续、沿革至今的一些文化因素所致。应该说，江南文化相对比较完美，是“完成”得非常好的一种文化风尚或风格，它包括文化上的、地理上的，也有包含其中的日常的生活状态。既有空间上的发散性，也有时间上的纯粹性。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文本，通过充满文明气息的江南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在一个特别纯粹的时间状态中、特别感性的空间维度里面，触摸到它非常诗性化的、充满诗意的柔软质地，感受到近千年来的词语中完成的

①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07页。

② 汪政、晓华：《南方的写作》，《读书》1995年第8期。

个性化的江南的文化魅力。不夸张地讲，江南文化不仅体现了南方文化的魅力，也曾在较长的时期里成为一个民族文明的高度，而其中的文学则真正地表达出了它个性的、深邃的意味。其实，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个性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文化、文学在一种相对自足的系统内，呈现出了生长的和谐性、智慧性和丰富性。自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叶圣陶、朱自清、郁达夫、钱钟书直至当代汪曾祺等，其想象方式、文体，其形式感都呈现着独特风貌，与中原、东北、西北等江南以外的文学叙事判然有别。而南方文化、南方文学绵绵不绝、世世相袭的代代传承，更加显现了自身精神上的相近、相似性和地域文化上的一致性。有所不同的是，新一代的江浙作家，在他们身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禀赋和气韵。同前辈作家相比，他们的学识、才情、心智构成，对文化、文学精神的体悟都个性十足，鲜活异常，毫无疑问地成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崛起的当代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新一代中国作家。他们的大量小说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构成记录南方文化的细节和数据，成为用文学的方式记录南方、记录人类的心灵史。概括地说，这种写作的叙事美学特征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作品的选材上，喜欢在旧式的生活题材中发掘、体验、想象，无论是着意于伤感、颓废、消极的生命形态，还是臆想存在的疼痛，都会很强烈地表现出丰富的沉淀和文化分量。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家理解世界方式的特别。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以渐渐“消逝的历史”和衰朽、腐败的家族、家庭为故事，而“江南”普泛的消极、虚无、逃避、放弃姿态，成为人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由于作家对生存的比较普遍的关心，对价值的疑虑，他们的文学叙述显现出哲学的深度。二是“江南格调”构成了“南方想象”的最基本的底蕴和色调。有人认为，江南的地理、地貌以及潮湿阴郁的气候自然是形成南方作家写作格调的主要因素。我觉得，对南方作家文体风貌构成最大影响的还是这里世代相袭的文人传统，这种文人传统的因袭主